

【窗下思潮】

□梅桑榆

一日,我应邀赴某友的家宴,酒过三巡,菜尝五味之后,满桌旧友新朋都变得谈兴大发,或报大道新闻,或传小道消息,或放谈国际形势,或漫议国内时政。而座中的一个披金挂银的女宾却独树一帜,大谈其丈夫孩子家中琐事,且大有垄断话题之势。于大家都觉兴味索然之时,一位男客挺身而出,婉讽曰:“我劝你没事读读书,看看报,关心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把自己变成精神的囚徒。”哪知该女士闻听此言,就像被人踩痛了玉脚上的鸡眼,柳眉倒竖曰:“俺老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也算是条龙啦,而俺就是骑在这条龙头上说一不二的凤!本姑奶奶有的是钱,想上哪就上哪,别说出国旅游,就是美国的宇宙飞船对外营业,本姑奶奶也买得起船票,上太空去转它一遭。你说俺是囚徒?你老婆你孩子才是囚徒!”我见那位男客被她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怜兮兮,便对该女士解释曰:“他说的‘精神的囚徒’,意思是指一个人对外界事物所知太少,思维空间狭隘,精神世界被自己所禁锢,并非说你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囚犯。”不料她却凤眼圆睁曰:“你别跟我侃这些大道理,你们还想把我打成思想犯?”该

【流金岁月】

□吴建

小时候,一进入五月,就开始翘首期盼六一的到来。我们每天除了上课写作业,课余时间就是紧锣密鼓地排练庆六一的节目。我整个小学时期都担任班长,我的邻居小芳则是文娱委员,老师每次都把排练节目的任务交给我俩。考虑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兴趣不同,我们把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排练。女孩子在跳舞方面有灵感,我们就选择动作柔美的舞蹈如《采蘑菇的小姑娘》《月牙船》等让她们练。男孩子有阳刚之气,我们则选择节奏感较强的歌舞《青蛙跳水》、小品《蚂蚁搬家》等由他们练。在男孩和女孩都学会了各自的动作后,再组合起来跳。当然,那时我们演得最多的还是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歌舞《王二小》。那时,学校没有舞蹈房、音乐室,我们的排练都是在操场上进行,我们跳得汗流浹背,唱得嗓子嘶哑,晚上回到家吃完夜饭倒头就睡,可第二天排练时大家仍然精神抖擞,劲头十足。越近六一,我们就越兴奋不已。没有校服,记得五年级要表演《让我们荡起双

【人生随想】

□韩子奎

《史记·周本纪》中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其中,小儿子季历最为贤德,而且他又养育了一个聪慧贤明的儿子姬昌。于是,周太王想立季历为继承人,以便将来把大位再传于姬昌。太伯和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以后,双双跑往南方的荆蛮之地,“文身断发”,以示决然无意于继承君位。太伯和仲雍出走之后,季历顺利地继承了君位,而后又传位于姬昌,也就是史称千古圣君的周文王。作为兄长的太伯、仲雍,特别是身为嫡长子的太伯,原本具有王位继承“立嫡、立长”的族制、祖训的传统优势,但是为了本部族的稳定安宁和发展兴盛,为了让比自己贤明的弟弟以及侄子安心、顺利地接掌王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主动出走避让,从而避免了为争夺王位兄弟相残、百姓涂炭、家国分裂的局面,也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伯和仲雍来到遥远蛮荒的南方,荆蛮人认为二者皆为义士贤人,遂有两千余家前来归顺,同时拥立太伯为君,此即吴国的起源。由此可见太伯、仲雍亦非平庸之辈,此二者的“避让”,在封建礼制神圣严明的西周王朝,实为惊天大义之举。范蠡作为春秋时期越国的股肱大臣,在立下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大功之后,追求的不是自傲和享乐,而是清醒、理智地

## 精神的囚徒

女士一番高论,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的解释虽然未能消除该女士的误解,但我想大约可以使读者阁下弄清“精神的囚徒”之含义。可以当此“美誉”者,岂止该女士一人哉!恐怕大家都曾有幸遇到过这样的人物。有些女同胞,结婚之前还知好学上进,一旦结了婚,那求知欲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别说读书看报,凡是有字的纸都懒得看;别说对本职工作之外的知识信息不感兴趣,对本职工作之内的知识信息也同样不感兴趣。结果是一晃多年,毫无长进。毫无长进倒还算好,有的人甚至是年岁愈长,知识愈少,早年学到的一点文化,也多半还给了老师。至于什么世界风云、国家大事,更是几无所知。由于日之所思夜之所想,很难超出家庭的小天地之外,因此,她们平时与人闲聊,除了丈夫孩子、家中琐事,张长李短,吃穿打扮,便无话可谈。“精神的囚徒”之“美誉”,并非女同胞所独享,我们的男同胞中也不乏其人。有些人年轻时颇好学上进,有的人甚至是雄心壮志冲云天,然而他们一旦成了家,或弄到了一个颇为满意的职位,便与前判若两人:好学上进的变得手不染卷,雄心壮志也云

## 那些年,我们一起欢度的六一



浆》,老师要求每人都穿白衬衫。回家跟父亲要,父亲说家中这么困难,哪有钱买衣服啊!我又转向母亲,母亲心疼我,就偷偷取出她陪嫁来的两块银圆卖了,给我买了一件白衬衫。那天穿着雪白的衬衣站在舞台上,那快乐,那轻松,那自豪,现在的孩子恐怕难以体会。六一终于到了!这一天,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快气氛,鲜花与笑脸相映,歌声与笑声齐飞,整个校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学校邀请全体家长来校观看庆六一演出。没有豪华的舞台,没有精美的乐器,没有亮丽的服装,但我们质朴的表演,还是一次次博得了台下家长和师生的掌声。我们用动听的歌声唱出了激情与自豪,用优美的舞姿跳出理想和追求,用绚丽的梦幻与彩虹编织出一个彩色的童年!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尽情欢歌,尽情舞蹈,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和美好。演出结束,心情特别愉悦的家长破例拿出五毛、一元钱给我们作为奖赏。这天放学特别早,我们高高兴兴地飞奔到代销店,用奖励的钱买一支冰棒犒劳自己,多余的钱则买一支垂涎已久的英雄钢笔和一本印刷华美的日记本。然后,我们就快快乐乐地一起玩。男孩子一般喜欢玩抽陀螺和驱滚环之类的游戏,女孩子则喜欢跳橡皮筋和踢格子……。我们走出了小学的校园,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一去不返,从此不是住校就是求学在外。而六一的歌声和笑声,仿佛还在耳畔,我们在歌声与微笑里徜徉,我们的童年就在回忆里慢慢流转,在时光中愈发质朴,在回想中愈加清亮。“放下”的智慧与德操认识到,“狡兔死,猎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毅然乘舟泛海而至齐地。范蠡到了齐国,“齐人闻其贤,使为相”。仅三年,便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再一次辞掉位极人臣的至高权位,举家迁至“天下之中”的陶地,以一介布衣,退而经商。然则积资聚产每至千金,则尽散于至交和乡邻,以致三聚三散,被后世尊为“商圣”,备受称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隐之后,躬耕劳作、自食其力,然而远离尘嚣,清新恬淡的田园生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和创作欲望,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以及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等大量著作。其中,以决意归隐为立意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则被大文豪欧阳修评赞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创始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让一股平淡自然、恬静优美之风吹入当时虚玄萎靡的文坛,令世人耳目一新。陶渊明辞职之后,并未被上层社会所遗忘,曾屡被征用而未从。他并非没有从政之才干,即使不能出将入相,至少彭泽令尚可继续任职,以其卓越的才华,升迁亦不乏机遇。但是,他清正廉明的执政理

散烟消。如果谁再不知趣,与他们闭眼谈什么志向、理想,必然遭到他们的冷嘲热讽。他们日之所思夜之所想,无非是今天到哪里混顿酒,明天到哪里搓场麻,今晚到哪里去“嘞嗦”,明晚到哪里去“卡拉”。这些人与上述女同胞一样,也大多是年岁愈长,知识愈少,精神上狭隘的程度,与上述女同胞不分高低。从微信朋友圈里所晒的文章图片,也可大致看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精神的囚徒”。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中道出了一些人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囚徒”的原因,他说:“一个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是被拘束在他的身边世界中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来说,他的生活只是落后在一些日常琐事中,他的接触与交谈只限于几个少数相识的人,他的见识只限于身边的环境。这个小监狱他是无法脱身的。”随后,他给了我们一把打开这监狱之门的钥匙:“但是,他一旦读了书,他便立刻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天地。”我想,只要不是在精神上甘于自囚的人,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监狱之门,为自己的精神插上强有力的翅膀,在广阔的世界中遨游。有亮丽的服装,但我们质朴的表演,还是一次次博得了台下家长和师生的掌声。我们用动听的歌声唱出了激情与自豪,用优美的舞姿跳出理想和追求,用绚丽的梦幻与彩虹编织出一个彩色的童年!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尽情欢歌,尽情舞蹈,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和美好。演出结束,心情特别愉悦的家长破例拿出五毛、一元钱给我们作为奖赏。这天放学特别早,我们高高兴兴地飞奔到代销店,用奖励的钱买一支冰棒犒劳自己,多余的钱则买一支垂涎已久的英雄钢笔和一本印刷华美的日记本。然后,我们就快快乐乐地一起玩。男孩子一般喜欢玩抽陀螺和驱滚环之类的游戏,女孩子则喜欢跳橡皮筋和踢格子……。我们走出了小学的校园,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一去不返,从此不是住校就是求学在外。而六一的歌声和笑声,仿佛还在耳畔,我们在歌声与微笑里徜徉,我们的童年就在回忆里慢慢流转,在时光中愈发质朴,在回想中愈加清亮。念,守志不阿的个性品德,与当时昏暗污浊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使其不得不“自毁前程”,毅然决绝于政坛。幸哉,视名节志趣重于官宦利禄的陶渊明,愤而抛弃了一顶轻若五斗之米的“七品乌纱”,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却收获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田园诗宗”和散文、辞赋大家。据《郁离子·贿亡》记载,东南地带所产上好的东西中,有一种是麝肚脐中的麝香。当遇有人追逐逃脱不掉时,麝便掏出肚脐中的麝香丢进草丛,趁追逐者去草丛中找寻麝香的机会脱身逃走。记得儿时的小学课本中,有一则兄弟二人到太阳山捡金子的寓言故事。说是太阳山的洞中有好多好多的金子,闪闪发光,十分诱人,但是上那儿去捡金子,时间不能待得太长,否则太阳出来会把人烧死的。弟弟去的时候,只捡了两块,觉得够用了,于是早早地下了山,回家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哥哥是个财迷心窍的人,他去捡金子的时候,带了一个好大的口袋,在山上只顾捡个不停,直到太阳出来还没舍得离开,结果被烧死在金洞里面。如此看来,那些财迷心窍、官位之上的“老虎”“苍蝇”,大都与晒死在太阳山的那个“大哥”同群,连麝兽都不可同日而语。总之,有价值意义的“放下”,既需要聪明智慧,更需要高风亮节的德操秉持。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 歌,即是诗

□毕四军

经四路那个书店很别致,墙上挂油画,窗台摆花草。靠窗处有一对软椅,中间放一个茶几,上面是一炷新燃的香。对我们的到来,年轻的店主微微一笑,并无言语,于是老友静静地选书,我静静地等待,音乐是房间里的主角……。没错,我就是在彼时第一次听到了莱昂纳德·科恩。低沉沙哑,阴冷灰暗,听得见的苍老。语言的障碍丝毫不影响音乐抑或嗓音的魅力,歌声像讲述隐秘的故事,也像旁若无人地吟诗,我凝神听了好一会儿,觉得更像是一颗老灵魂在黑夜里诵经。这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忍不住打破了书店里的气氛,一问一答,从店主那里得知了歌手的名字。很遗憾,这位加拿大老人已于2016年11月离世,享年82岁。这意味着他所有的音乐均是绝唱。搜索并聆听他的作品,阅读与他有关的资料《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最为全面),越发为之惊叹。作为音乐人,科恩在全球拥有千万歌迷,而他最初的成就却是文学。他写过两部小说,出版了九本诗集(其中《渴望之书》于2011年在国内出版,译者是北岛、孔亚雷),上世纪60年代,因为诗,他还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之后,他不断地写诗谱曲,一生出版过十几张专辑,曾获“音乐界奥斯卡”之格莱美终身成就奖。隽永的诗句,以音乐的方式,不可抵抗地飞到全世界。“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的地方”,就是他的《Anthem》里的歌词。从作家、诗人到摇滚歌手,其间避世隐居,剃度参禅,如此跨界,莱昂纳德·科恩完成了文艺界最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不,所谓跨界只是我的俗见,在他看来,两者是一回事,自13岁起,他一直是音乐人,文学只不过让他的音乐更完美罢了。记得数年前,在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研讨会上,有人问著名诗人寒烟,诗与歌有什么区别?诗人笑了,当即做了阐述,意思是这原本不是问题。我听了云里雾里,与自己的理解也相去甚远。几乎同样的问题,莱昂纳德·科恩却轻描淡写地说,“诗即是歌,歌即是诗。”真的,就像听他的音乐,我再次被深深触动。人们盛赞他为摇滚乐界里的拜伦,称呼固然充满敬意,但明显纠结于他的特殊身份。我的意思是,也许只有他这样有着传奇经历以及“跨界”体验的人,才会有这样身心合一的诠释吧。另,书店听到的那首歌名为《In My Secret Life》,中文译作《在我的秘密生活里》,歌即是诗,诗即是歌。摘录一段,读一读或听一听:在我的秘密生活里我愤怒的时候保持微笑我欺骗我撒谎我做着身子不由己的事情好让日子继续下去但我知道什么是错的也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我愿意为真理而牺牲